

葡萄牙人的早期東方之旅

黃鴻釗*

一、葡萄牙對東方擴張的開始

葡萄牙位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的西部，東面和北面與西班牙接壤，西面和南面瀕臨大西洋，海岸線長 800 多公里，國土面積 94,072 平方公里，現人口 1,058.2 萬人。葡萄牙古稱盧濟塔尼亞，這是因最早居住在這裏的盧濟塔尼亞人部落而得名。公元前 219 年，羅馬軍隊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打敗迦太基。戰鬥結束後，直至公元 5 世紀初，羅馬帝國統治着這個地區。羅馬人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法，興建城市，開山鑿渠，大大促進了葡萄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其對葡萄牙社會的深刻影響尤其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輸入羅馬法。這一法律雖然幾經修改，至今仍然是葡萄牙和巴西法律的基礎；二是輸入拉丁語，它的簡明流暢的表達形式受到人民廣泛的歡迎，逐漸取代了原來的方言，成為人民日常語言。而最後則形成了葡萄牙語。在建築方面，葡萄牙許多現存的遺跡表明，當時完全採用羅馬的建築風格。許多城鎮的名稱也來源於拉丁語。例如：里斯本(Olissipo – Lisboa)、波爾圖(Portus – Porto)、科英布拉(Conimbriga – Coimbra)和埃武臘(Ebora – Evora)等城市的名稱就是由拉丁語轉化而來的。此外，羅馬帝國由信奉異教到改為信奉基督教，葡萄牙亦步亦趨，把基督教作為它主要的宗教。¹

公元 5 世紀初，隨着羅馬帝國的衰落，許多日耳曼部族侵入葡萄牙，破壞了羅馬人在那裏建立起來的政治和行政組織。阿拉諾人、汪達爾人和斯維滙人被匈奴人趕出家園後，在歐洲大陸四處遊蕩。公元 411 年，他們成群結隊擁入葡萄牙人這片土地。公元 416 年，另一支日耳曼部族西哥特人也來到伊比利亞半島，他們把先頭到來的那幾個部族趕跑之後，佔領葡萄牙達 300 年之久。至公元 711 年，西哥特王國崩潰，阿拉伯人又入侵和征服了它。此後幾個世紀之內，葡

萄牙處於阿拉伯人統治之下。11 世紀末，阿拉伯的統治開始衰落。這時國內信奉基督教的萊昂王國趁機興起，國王阿豐索·恩里克斯通過長期鬥爭，在 1143 年使葡萄牙結束了一千多年漫長的異族統治的歷史，而獲得了獨立。

葡萄牙先後遭受若干個異族的統治，從而也受到了多種不同文化的影響。它就像美國一樣，是多民族、多文化聚合雜處和相互融合的地方，有基督教徒、猶太人和穆斯林。目前的葡萄牙語言中，尚有 300 個日耳曼語系的詞匯，另有 1,000 多個阿拉伯語詞匯。不同來源的體格、智力、氣質、傳統、審美觀念與文化修養互為補充和豐富，提供了種種能力和駁雜的知識，這是遠航至大海而又返回家園所必需的條件。就以航海而論，它從羅馬人和阿拉伯人那裏學會了製造兵船和海戰的戰術，建立了一支強悍的海軍。在與阿拉伯征服者作戰過程中，這支海軍不斷地得到鍛煉和發展，成為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實力基礎。在爭取民族獨立期間，國王實行中央集權體制，大大削弱貴族的封建割據勢力。從而使中央集權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異族的統治也造成了葡萄牙的開放性，促進它的海外貿易擴張活動的發展。

從 13 世紀開始，“葡萄牙在這方面的發展是，把國家的生產和消費納入了歐洲經濟的範疇。”²除了商人資本家之外，支持海外貿易的，還有國王、王室家族以及整個國家政權機構。因為海外貿易擴張可為國家帶來稅收、利潤、領土和聲望。1293 年，國家成立了海上貿易基金會。這個組織的基金來自海外貿易，按所得利潤的百分比提成，這筆錢主要用來補償商人的船隻在海上出事所造成的損失。國王 D·費爾南多時代對海外貿易採取了保護措施，如成立海運公司，國王在公司中成了主要的股東。當時里斯本是葡萄牙最大的港口，在那裏停泊的國內外商船多達 500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艘之多。³

繁忙的貿易帶來了大量收益，富了商人市民，也富了國王。國家還頒佈了鼓勵進出口的稅收政策，規定商品出口不徵稅，但商船返航時所載貨物的價值不得低於出口時的價值，而關稅則在進口時繳納。這樣就間接地把出口稅也收繳了。貴族由於土地和勞力的流失，而日益貧困，擁有的貨幣愈來愈少，生活每況愈下。他們不少人成了商人，經營進出口貿易，企圖通過海外擴張貿易來增殖財富。農民也捲入商品經濟大潮之中，他們普遍按照商人的出口需要而生產。出口的主要產品有葡萄酒、橄欖油和食鹽，此外還有軟木、葡萄乾、水果、皮革和蠟。⁴ 這樣一來，擴展對外貿易便成為葡萄牙舉國上下、全民都非常熱衷的事業。

圖 1 16 世紀葡人遠航起點——里斯本特茹河港口



事實上，從 12 世紀開始，已有葡萄牙的商船抵達北海和地中海各個港口。1184 年後，葡商經常前往位於法國和比利時北部沿海的弗蘭德地區(Flandre)。這裏是 12 世紀後西歐工商業發達地區，重要港口有法國的加來、敦刻爾克，比利時的澤布拉赫、奧斯坦德等。根特、布魯日則是該地區主要工業中心。特別是布魯日市，1197 年，該市已有相當多的葡商。到了 13 世紀初，葡商又從布魯日市進入弗蘭德平原和德國的大集市。先後到過里爾、明斯特、多特蒙特等城市，並在荷蘭澤蘭的阿登堡和德國的馬德堡有了自己的貨棧。與此同時，葡商在 1189 年又與當時東方貿易中間站的莫姆皮列爾和馬賽等城市有了頻繁的貿易往來。13 世紀後，葡商又到過阿杜爾、吉倫特、塞納河和索姆河周圍的一系列港口，以及英國的許多港口。這時候，愈來愈多的葡商在法國和英國(倫敦)定居。所有這些說明，葡萄牙人對外貿易的活躍。在同弗蘭德、英國和法國的貿易中，最受外國人青睞的葡萄牙商品

是葡萄酒和鹽。此外，出口的農產品尚有橄欖油、鮮果和乾果；還有蜂蜜、蠟、皮革、裘皮和羊毛，以及魚乾等等。進口商品則以羊毛製品和染色紡織品，以及香料、武器、金屬和奢侈品。

到了 14 世紀初，法國國王給予葡萄牙定居商人以享有比其他外國人減免商稅的特權。英國國王則於 1353 年與葡商簽訂貿易協定，規定雙方貿易自由，並保證對方國家商人享有特殊保障，從而又使葡萄牙的海上貿易有了新的發展。而這一發展意味着其本國航海業與農牧業的緊密結合，為以後進一步遠航東方打下了基礎。

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活動，是在國家的組織下展開的。1415 年，葡萄牙國王和他的大臣一起，精心策劃了侵略摩洛哥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休達。並由國王率領一支由 19,000 名陸軍、1,700 名海軍和 200 艘戰船組成的遠征軍，浩浩蕩蕩地去進攻這個城市。⁵ 休達位於直布羅陀海峽，控制着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時它又是陸地和海上的貿易中心，其附近地區農業上也非常富庶。佔領休達不僅可以提高國王的威望，而且可以作為佔領其它地方的前進基地。因此，無論國王、貴族或商人都一致全力支持這一侵略計劃。在世界歷史上，通常就以 1415 年攻佔休達這一事件標誌葡萄牙海外擴張的正式開始。自此以後，海外擴張活動就成為葡萄牙的主要政策，持續不斷地向海外擴張達幾百年之久。

圖 2 里斯本特茹河畔航海紀念碑



在國王以外，早期的擴張活動主要是由航海家殷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 亦稱“恩里克王子”或“亨利王子”，1394-1460)策劃和組織進行的。殷里克王子曾隨同葡王遠征休達，回國後擔任葡萄牙基督騎士團團長，這是一個半宗教半軍事的組織，擁有充足資金，可用於推廣航海事業。殷里克王子來到葡萄

島上移民，並放火燒荒，開闢居留地，但由於火勢失控，燒毀了大片森林。此後葡人在大西洋島嶼上普遍種植穀物和甘蔗。尤其是馬德拉群島的甘蔗種植園的產量很大，據說 1508 年，它已生產了 7 萬厄羅伯 (arroba, 西班牙舊計量單位) 的蔗糖。其次，在非洲沿岸大肆搶掠奴隸，進行獲利豐厚的奴隸貿易。1441 年，葡人到達布朗角之後，登岸捕獵了 10 個男女黑人，並搶掠了一些金砂獻給殷里克王子，這是葡人掠奪黑人奴隸的開始。1443 年，葡人繞過布朗角抵達阿爾金，在那裏抓獲 30 多個身體健美的黑人漁民，以高價在里斯本出售，大獲其利。次年，由 6 艘船組成的船隊駛向阿爾金，一舉抓獲 235 名黑人。這樣一來，殷里克王子在人們心目中，就不再是肆意揮霍的浪子，而是為葡萄牙人開闢新財路的英雄。除了捕獵黑人之外，葡人在熱帶西非洲的沿海地區也進行了貿易。他們用歐洲商品換來了金沙、象牙、麝香、香料和辣椒的代用品。從此，非洲的航行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事業，葡人遂更加醉心於前往非洲西部海岸探險，經過幾代人的航行，終於到達遙遠的東方。

自從殷里克王子去世後，葡萄牙政局動盪，海外擴張活動一度陷於停頓。1469 年，里斯本富商費爾南·戈麥斯向國王申請幾內亞 5 年壟斷貿易權。他的貿易區處於佛得角以南到塞拉利昂長約 800 公里的一帶，每年需向國王交付 20 萬雷伊斯的租金，並承擔一項義務：每年發現 500 公里的海岸。戈麥斯組織人員探險，在 5 年內先後赤道以南的幾內亞灣海岸、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島、安諾本島和斐南多波島(今稱比奧科島)等地方。他在非洲阿散蒂人居住區發現了象牙海岸和黃金海岸(今加納)。這裏擁有豐富的金礦，葡人在此開採了大量的金砂。他還在沃爾特河河口與尼日爾河三角洲之間發現了奴隸海岸。這些發現為葡萄牙人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因此租約期滿後，這個費爾南·戈麥斯被晉封為貴族。他的貴族標誌是一塊盾牌上面刻着一個系帶金環的黑人頭像，意思是表彰他為國王弄到了黑人和黃金。後來他又被任命為御前大臣。⁸

1474 年，王位繼承人，未來的 D·若奧二世開始親自領導航海事業。他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十分明確的目標：繞過非洲，抵達印度。為此他進行了外交上的準備，1481 年在同西班牙簽訂阿爾卡索瓦斯條約時，添加了一項條款，規定以加那利群島為界線，劃分南北兩個部分，北部由西班牙負責探險考察，南部由葡萄牙去航行發現。這樣就避免西班牙船隊在非洲海岸出現，並同葡萄牙船隊發生競爭。1481 年，若奧二世

即位，隨即於 1481 年底和 1482 年初，精心組織了一支探險隊，任命迪奧戈·德·阿贊布雅(Diogo de Azambuja)負責指揮，前往非洲黃金海岸的聖喬治一達一米納，簡稱米納，葡人在這裏建造了一座要塞。這個地區對葡萄牙有三個作用：它是葡萄牙管治殖民地的權力中心；又是葡萄牙與當地居民貿易的據點，每年都有大批貴重商品從這裏運送回歐洲；最後，它又是與進一步向未知地區探險的前進基地。由於有了這個基地，以後的探險活動就方便得多了。

迪奧戈·德·阿贊布雅在米納找到了一座大型金礦，開採黃金需要大量黑人奴隸。於是，若奧二世又派遣迪奧戈·卡奧(Diogo Cao)率領船隊向南航行，尋找新的捕獵奴隸的地區。卡奧原是阿贊布雅探險隊中的一個船長，也是傑出的航海家。卡奧的船隊攜帶了許多葡萄牙大理石標柱(Padros)，準備在所到達的地方樹立標柱，並刻上地理發現者的姓名、發現的日期，以及國王的姓名等，以標誌葡萄牙對該地的殖民佔領權。

圖 5 1485 年立在西南非洲的標柱



1482 年卡奧從葡萄牙啓航。⁹ 船隊在米納稍為停留，即繼續前進，航行大約 700 公里後，到達剛果河口。卡奧在河口的左岸立下第一根標柱，並同當地黑人進行貿易，又派人溯河而上，去向剛果國王致意，勸誘他改信基督教。接着，卡奧船隊又繼續向南航行到達安哥拉的聖瑪麗角，在那裏樹立了第二根標柱(該標柱現已運回葡萄牙，存於里斯本地理學會)。其上有刻文寫道：公元 1482 年，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派王室侍臣迪奧戈·卡奧發現這塊土地並豎立標柱。¹⁰ 卡奧在返航時途經剛果，綁架了幾個黑人，把他們帶回葡

萄牙，教他們學葡語和使之皈依基督教，準備派他們返回剛果充當內應。

由於卡奧把葡萄牙的五盾王旗¹¹帶往非洲西部海岸更遠的南方，當他返回里斯本時，國王對他十分讚賞，賜他終身年金，封為貴族，授以紋章。又要求他繼續為王室效勞，重返非洲探險。1484年4月，卡奧船隊從特茹河出航，中途在米納短暫停留，然後繼續前進，直達剛果河。卡奧派那幾個已經改奉基督教的黑人上岸，帶着早已備辦停當的貴重禮物去朝見剛果國王。卡奧本人則繼續向南航行至安哥拉，其後又到達西南非海岸，在沃爾維斯貝北面的克羅斯角豎立了最後一根標柱。¹²

然而非洲西部荒涼的海岸線還是綿延不斷地往南延伸下去，這個傑出的航海探險家終於在這次探險中死去。

葡萄牙人在返航途中前去會見剛果國王，受到熱情接待，國王還表示他和全體臣民將改奉基督教，並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同時派出特使隨同葡人到里斯本去，請求教會立即派遣傳教士把“受洗聖水”送到剛果。還請示派瓦匠和木匠為他們修建教堂，他們希望本國能改造得像葡萄牙一樣。這是若奧拉攏剛果政策的一次重要勝利，對此自然十分高興，並竭盡全力來滿足剛果人的要求。

1487年，若奧二世派了兩支船隊沿非洲海岸繼續探險，以求解開非洲之謎，繞過非洲到達遙遠的東方——印度。其中一支選擇橫渡地中海、穿越紅海進入印度洋的傳統貿易路線，目的是收集關於香料貿易的消息，以及打聽有關東方的基督教王國——埃塞俄比亞的情況。¹³為了探險活動的順利進行，若奧二世又特別選用了兩名阿拉伯人參加探險。他們是佩·羅·德·科維利亞(Pero de Covilha)和阿豐索·德·派瓦(Afonso de Paiva)。他們取道意大利到達愛琴海的羅得島，在那裏換上敘利亞商人的服裝前往埃及。1488年春，他們隨同一支商隊輾轉來到紅海出口處的亞丁。從此兩人分開活動，派瓦前往非洲的基督教國家埃塞俄比亞，但不久即死於途中；而科維利亞則橫渡印度洋前往印度，他乘坐阿拉伯商船被西南吹來的季候風送到印度的西南部。在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的各個港口，考察了印度與鄰近各國貿易的情況，以及印度洋的海路交通等等。他從卡利卡特航行到果阿，又於1489年春天來到霍爾木茲。然後，科維利亞從南面繞過阿拉伯半島，沿東非海岸到達莫桑比克的索法拉，之後返回開羅。1491年他在那裏與國王派來的兩個猶太人信使接頭，將東方之行寫了一個詳細的

報告，使若奧國王準確地知道印度西海岸馬拉巴爾一帶的詳細情況，以及瞭解非洲海岸與馬拉巴爾之間的距離。這一報告對若奧二世產生重大影響，使之下定決心選擇繞過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線。與此同時，他又奉國王之命前往埃塞俄比亞。1491年或1492年他到達埃塞俄比亞後，便與葡萄牙長期斷絕了聯繫。埃塞俄比亞人把他作為葡萄牙國王的使者熱烈歡迎，但不允許他回國。他在那裏重新結婚，身居高官，還接受了領地。直到1520年，葡萄牙派往埃塞俄比亞的特使同他聯絡的時候，他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雖然如此，這一船隊已經完成了其在東方收集情報的使命，他們曾經秘密考察過的那些地方，後來都先後被葡萄牙所佔領。

另一支船隊由巴托諾梅烏·迪亞士率領，共有容量約50噸的小軍艦兩艘，裝載食品的運輸船一艘。儘管船艦體積不大，但航行的穩定性能很好，還能裝置重型武器，具有很強的戰鬥力。迪亞士於1487年8月從里斯本啓程，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首先到達米納，再從米納出發，按照卡奧的航線前進。1488年1月間，越過南回歸線後，船隊進入南部非洲的聖赫勒拿灣附近，海上刮起颶風，船隊突然向西急轉。迪亞士擔心船隻觸礁，便把船隊駛入大海，遠離了非洲海岸線，在風暴中一直向南飄蕩了13天。當風暴停息後，迪亞士掉轉船頭，向東行駛了幾天，沒有發現非洲大陸的海岸線。他意識到船隊可能已經繞過非洲的最南端，於是又駕船向北航行，兩三天後(1488年2月3日)，遠方出現了山脈，以及覆蓋着綠茵的海岸線，其走向是由西向東。這是南非東部的莫塞爾灣，在這裏，葡人見到有黑人放牧羊群，故又稱這為“牧人灣”。爾後迪亞士又率領船隊從莫塞爾港繼續向東航行，一直抵達阿爾哥阿灣，這是一個面向印度洋的寬闊海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葡人終於在發現東方新航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的進展。

迪亞士率領船隊返國途中，沿着南非海岸西行，經過曾發生持續兩周風暴的海域，發現那裏有一個突出海洋很遠的海角，迪亞士便稱之為“風暴角”(Cape of Storm)，並在海岸上豎立了一根標柱。然後船隊轉頭向北行駛，於1488年12月返回里斯本。若奧二世聽了迪亞士的報告後，立即下令把風暴角改名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因為他認為，儘管這裏風浪險惡，可是，畢竟已經走完了非洲大陸的海岸線，新航路就在眼前，展望未來，前景無限美好。顯然，迪亞士這次航海探險的成就十分輝煌，他向南推進了整整13個緯度，繞過了非洲南部海岸，發現了長達

2,500 公里的海岸線，並帶回了這個地區比較準確的地圖，這一成就超過了他的前輩卡奧。

二、葡、西兩國的爭端與教皇子午線

然而，若奧二世並未趁熱打鐵，立即組織新的航海探險，實現其通往印度的雄心壯志，而是把這個計劃擱置起來，暫緩實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航程遙遠。從里斯本到南非好望角有 1 萬公里的路程，而從好望角到印度還有幾千公里的距離。這條航線太遙遠了，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做好充分的準備。其二，航船的結構需要進行改造。根據迪亞士航行的經驗，應該採用船身較圓的新船來代替舊帆船，方能環繞好望角航行。若奧二世命令迪亞士監製新船，這一改製新船工作就使迪亞士用去了幾年時間。其三，葡萄牙國王對於取得成功的航海探險家，害怕其聲望過高，一般不會連續兩次任命為船隊的指揮官，但新的指揮官人選尚需時間挑選確定。其四，恰好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使若奧二世分散了精力。他的王子阿豐索與西班牙兩個王國的繼承人伊莎貝爾聯姻，本可以把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繼承下來，但 1490 年突然在一次騎馬中死去，使若奧二世痛失愛子的同時，合併西班牙的美夢也告幻滅。這對他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除此之外，1492 年還發生了迫害入境猶太人的重大事件，這都使若奧二世大傷其腦筋，未能顧及遠航印度的問題。

在此期間，大航海家哥倫布也曾向若奧國王申請組建探險船隊。哥倫布是意大利人，1451 年 10 月 29 日出生於熱那亞。在青年時代，他就作為熱那亞一家商號的代理人，於 1476 年 5 月，從熱那亞取海路來到葡萄牙。此後即長期在航海事業發達的葡萄牙生活，先後在里斯本、馬德拉島和波爾土——散土島等地居住了 9 年之久。1479 年前後，他在里斯本結婚生子，組織了一個美滿家庭。哥倫布於 1469 年開始航海活動。在 1492 年橫渡大西洋的歷史性航行之前，他向北航行，曾到達英國，向南航行，去過幾內亞。他通曉四國文字(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拉丁語)，閱讀過大量天文、地理學的文獻，深受意大利傑出的學者托斯卡內利“地圓說”的影響，並據此擬定了橫渡大西洋前往印度和中國的航海計劃，向托斯卡內利求教。後者在回信中，充分肯定地說：“我認為你的從東向西的航行計劃是符合我地地圖要點的，而且是地球儀清晰可見的偉大而崇高的計劃。我高興地看

到，人們已經很好地瞭解我了。”¹⁴ 1484 年間，哥倫布把他的航海探險計劃呈送國王，這個計劃是他經過嚴密思考後制訂的。若奧二世對此頗感興趣，但是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們卻不很贊成，國王與他的顧問們經過多次商討，最終還是決定不贊助這個計劃。究其原因，一是若奧此刻幾乎全神貫注於繞過非洲的東航路線，充分相信這條航線一定會把葡萄牙船隊引導至印度；對於另一條橫渡大西洋的西航路線，總是心存疑慮，認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不願同時進行兩條路線的探險，更不願為了遷就哥倫布所提出的計劃，而放棄已積累了豐富探險經驗的路線。二是由於哥倫布在計劃中提出，一旦探險成功，應給予他極大的權力和巨額的財富。若奧認為這一要求過高了。雖然哥倫布所提出的具體要求，葡萄牙並沒有留下記載，但我們仍可從其後他與西班牙國王達成的探險協議窺見一斑。

1485 年哥倫布離開葡萄牙前往西班牙，向該國的宮廷貴族、豪紳巨賈和教會顯貴進行遊說，兜售他的探險計劃，得到了他們的有力支持。但西班牙專家會議在六年中反覆討論計劃，每次都予以否決。其主要原因，也是哥倫布提出了過高的要求。在 1491 年 11-12 月間，西班牙專家會議最後一次否決了他的計劃後，哥倫布決定前往法國謀求支持。這時西班牙最大的豪商路易斯·桑坦赫爾前去拜見女王，表示願意暫借巨款，供探險隊探險隊購置裝備之費用，說服女王改變主意，批准哥倫布的計劃。

圖 6 16 世紀葡萄牙士兵的盔甲



1492 年 4 月 17 日，西班牙國王和女王批准了哥倫布的協議草案。這個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國王將授予哥倫布和他的繼承人以“唐”的尊號。¹⁵ 同時任命他為新發現的海島與陸地的司令、副王和首席執政

官。在新發現的土地上通過貿易或掠奪所得的財富，哥倫布可以獲得其中的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應呈獻國王。¹⁶

由此可見，哥倫布當時的要價確實是很高的，既然他在西班牙也曾長期遭到拒絕，那麼，若奧二世不接受其計劃也就無可非議了。若奧認為，葡萄牙本國擁有豐富的航海經驗，有自己傑出的航海家，而且本國正在積極開展航海探險活動，根本沒有必要付出如此高的代價去資助一個外國人航海。

哥倫布 1492 年成功地發現新大陸，誘發了葡萄牙與西班牙奪取新土地的衝突。

在航海探險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經常為土地的歸屬問題而不斷發生矛盾，雙方進行過多次的談判，簽訂了一些瓜分土地的條約。15 世紀上半葉，葡萄牙在西非擴張期間，就頒發禁令，宣佈封鎖海洋，任何國家的船隻，未經葡萄牙許可，不准在西非沿岸航行。1455 年，羅馬教皇尼古拉五世頒佈諭令，授予葡萄牙海上霸主地位。諭令聲稱：“凡屬業已征服、或將被征服的地方，均應讓與並歸屬國王阿豐索、王儲及其繼承者，自博哈多爾角至幾內亞全部海岸，以及整個東方，今後將永歸國王阿豐索及其繼承者享有主權。”這就是說，葡萄牙已經侵佔，或準備侵佔的地方，都是它的勢力範圍。葡萄牙國王根據這一諭令，立即擺出一副海洋霸主的架勢，聲言：葡萄牙人作為海洋霸主，有權沒收未經他們許可，而在海洋禁區航行者的財產。當時葡萄牙歷史學家若奧·德·巴羅斯直言不諱地說：

“航海是一種公共權利確實是存在的，在歐洲，我們承認這種權利。而別人正是依據這一權利來對付我們。但這種權利不超出歐洲範圍，因此葡萄牙人作為大海洋的主宰，沒收那些未經許可擅自在這裏航行者的貨物是完全正當的。”¹⁷

隨着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西班牙向葡萄牙的霸權提出了挑戰。它無視葡萄牙的主權聲明，佔領了加那利群島，並深入到幾內亞灣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內進行騷擾。兩國爭吵的結果，是在 1481 年簽訂《阿爾卡索瓦斯條約》，達成暫時妥協。葡萄牙承認西班牙對加那利群島的佔領，西班牙則作出保證，不向博哈多爾角以南南區探險和佔領任何土地，而讓葡萄牙對那裏享有壟斷權。

但是，當哥倫布從美洲新大陸返回西班牙途中，想起被若奧二世拒絕贊助其航海計劃的舊恨，刻意要在葡萄牙炫耀他的偉大功勳。他的船隊於 1493 年 3 月特地駛入葡萄牙特茹河的尼納停泊。在那裏，他趾

高氣揚地公開宣稱：他代表西班牙國王發現了日本國。這一聲明在葡萄牙朝野上下引起強烈反響，有的朝臣建議國王把這個傲慢傢伙殺死。若奧沒有採納這一建議，但他正告哥倫布說：根據教皇的諭令，他認為，大西洋西邊發現的新大陸不屬於西班牙，而屬於葡萄牙。哥倫布見葡王有爭奪領土的意圖，連忙派人送信報告西班牙國王費爾南多和王后伊莎貝爾，不久本人又趕回西班牙，親自向國王稟告。國王聞訊大為震驚，連忙懇請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出面支持，明確宣佈西班牙對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擁有主權。亞歷山大六世本是西班牙人，出生於阿拉貢的博爾哈家族，是西班牙國王的好朋友。他又是教皇當中最陰險毒辣和腐化墮落的人物之一。著名作家斯湯達在他的諷刺作品中，曾經公開指責他是“大地上魔鬼最完善的化身”。¹⁸ 因此，他顯然不能做一個公正的裁決者。1493 年 5 月 3 日，即在哥倫布返回西班牙二個月之後，教皇應西班牙國王的請求，向西班牙國王頒發訓諭，授予國王對新發現的土地擁有主權。

次日，即 1493 年 5 月 4 日，教皇又頒發新訓諭(第 2 號訓諭)，企圖劃定西班牙所擁有主權的具體界限。他規定在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中“任何一島”的“西部和南部”100 里格地方，從北極到南極劃出一條想像的界線。¹⁹ 他規定這條線以西的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和發現權統統給予西班牙，而對葡萄牙的權利則隻字不提。這就是最初提出的所謂的“教皇子午線”。事實上，教皇在這裏所規定的分界線不論在地圖上，還是在地球儀上，都是不可能劃出來的，這只不過是一條虛幻的分界線罷了。教皇與西班牙統治者企圖憑仗這個訓諭，在東西兩半球搶先下手，拼命掠奪土地，不讓葡萄牙有競爭之餘地。過去教皇尼古拉五世、克利克特三世的訓諭都承認，葡萄牙有權佔有在非洲發現的土地，這一點，西班牙國一也曾在 1479 年和 1481 年表示認可。而現在亞歷山大六世這個訓諭，卻把葡萄牙所有這些特權一筆勾銷，使葡萄牙只能保持佔有摩洛哥的城市，以及阿爾吉姆和米納等一些據點了。與此同時，葡萄牙再也不能向東方航行了。教皇這種偏袒一方的不公正態度，當然不會解決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矛盾，反而使這種矛盾更加激化了。

若奧二世不能容容忍教皇這種偏袒一方的裁決，但他又不能公開與教皇對抗，因為這是徒勞的。他的策略是向西班牙攤牌，讓西班牙知道，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公正解決，葡萄牙就要訴諸戰爭。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被迫同葡萄牙坐下來談判。談判的地點就在西班牙西北部的托爾德西利亞斯城(Tordesillas)。

葡萄牙人始終堅信，他們繞過非洲的航行，是唯一能夠到達印度和東方的正確航線，而對哥倫布向西航行到達亞洲之說深表懷疑。因此在談判中，若奧並不堅持反對西班牙的航海活動，而是要求劃分一條合理的分界線，把所謂的“教皇子午線”往西部移動到更遠的地方。雖然西班牙的費爾南多國王和伊莎貝爾女王企圖使用拖延戰術，避免作出讓步，但是沒有成功。1494年6月7日，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簽訂了《托爾德斯利亞斯條約》。這個條約明確規定了兩國的勢力範圍：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大西洋中，自北極到南極劃一條子午線，線以東是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線以西是西班牙的勢力範圍。兩國均保證不用任何手段破壞這個條約。

托爾德斯利亞斯條約的簽訂是葡萄牙人的外交勝利。因為條約保證了東方航線有足夠的寬度，以保證航海的安全，使葡人擺脫西班牙人的干擾，順利地到達印度和東方。若奧在簽訂這個條約之後，積極地籌劃東方航海探險活動，他於1495年派出一支船隊沿迪亞士航線前進，繞過好望角到達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然而就在這裏發生了海難，一些船隻觸礁沉沒，剩下的船隻繼續航行，沿着入海口駛入波斯灣，直到霍爾木茲。但不久若奧二世就患了不治之症，於1495年10月25日去世。他的未竟之志，便由繼任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來完成了。

三、達·伽馬與東方新航路的發現

若奧晚年曾制訂了航海計劃，並選定埃斯特旺·達·伽馬為船隊指揮官。曼努埃爾一世於1495年即位後，立即把若奧的計劃交付議會討論，多數人表示反對。但國王對這些反對意見置之不理，堅決執行若奧的航海計劃。埃斯特旺·達·伽馬在船隊組建過程中死去，其子瓦斯科·達·伽馬又被任命為船隊指揮官。達·伽馬(1460-1524)當時只是一個30多歲的貴族宮廷官員。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大惑不解，何以會委任非常平凡的宮廷官員去承擔如此重任。他們並不知道，這其實正好說明葡王善於正確地審度形勢和知人善任。因為第一，這次航行與早期的海盜探險有所不同，它是一次帶有外交使命的航行。葡王認為，當航海船隊成功抵達東方和印度之後，主要目的是進行香料貿易，而不是從事海盜掠奪活動。因此決定不是派遣一般的航海探險家，而是起用善於交涉的宮廷官員去完成這一艱難的使命。第二，達·伽馬本人是一個精明

能幹、具有非凡的組織才能的指揮官，早在1492年就曾奉當時的若奧國王的命令，率領船隊在海上截擊法國船隻，以報復法國對葡萄牙船隻的劫掠。在這次行動中，達·伽馬大顯身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²⁰毫無疑問，達·伽馬是以其忠誠能幹、勇於任事，才贏得了國王的充分信任。

與此同時，曼努埃爾又命令迪亞士協助達·伽馬的工作，在迪亞士的監督和指導下，達·伽馬精心籌劃組建船隊。到1497年7月，這次東方之行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船隊一律採用迪亞士負責改制的新型三桅船，共有4艘船組成。其中，旗艦聖加布列埃爾號，排水量100-120噸，由達·伽馬親自指揮，總領航員則由佩羅·德·阿倫克爾擔任。阿倫克爾曾經跟隨迪亞士到過好望角探險，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航海家。另一艘聖拉斐爾號噸位與結構大體與旗艦相等，由達·伽馬的弟弟保羅·達·伽馬指揮。第3艘貝里奧號略小於前面兩艘，排水量只有50噸，由尼科勞·科埃略擔任指揮官。此外，還有一艘運輸船，由達·伽馬的一個家臣指揮，負責裝載食品和日常用品。整個船隊共有船員170人。船員中大約有10-12名死刑犯，這是達·伽馬特地向國王申請要來，以便在緊急情況下，驅使這些人去執行比較危險的任務。

這一年的7月8日，達·伽馬船隊從里斯本特茹河啓航，開始其為時兩年的東方航行。船隊由阿倫克爾領航，他完全聽從迪亞士的指示，按照迪亞士航行路線前進。迪亞士此時已被任命為黃金海岸米納堡的長官，他在前往米納堡途中順路與達·伽馬船隊同行了一段路程。8月間，船隊到達佛得角群島地區附近，迪亞士與達·伽馬分手，沿着非洲海岸前往米納堡去了。而達·伽馬則採納了迪亞士的建議，為了避開赤道非洲和南部海岸的逆風海流，不再靠近海岸行駛，大膽地離開海岸，深入南大西洋。從8月3日至11月8日，三個多月時間裏，船隊處在看不見陸地的茫茫海洋中。他們在大洋中繞了半個大圈，往南行駛。直到11月8日，西風把他們吹送到東面的好望角，在聖赫勒拿灣見到了陸地。他們在這裏短暫停留，企圖同當地土著布須曼人打交道，謀求黃金、珍珠和香料。但後來一個水兵欺負了布須曼人，誘發雙方一場衝突。有三四個葡萄牙人被土著用石塊和弓箭所傷，於是達·伽馬下令向土著人開炮，造成無數傷亡。船隊在11月22日繞過好望角，又在牧人港停泊，與當地的霍屯督人進行了互不談話的物物貿易。之後，船隊沿着東非海岸繼續向北航行。

1497年聖誕節時，船隊到達位於南緯31度附近

的海岸，達·伽馬把這個海岸稱為納塔爾。²¹ 次年1月11日，船隊來到一個河口停泊，船員登上海岸，與聞訊而來的班圖黑人聯絡。這裏人口稠密，居民以農耕為生，處於較高的文化發展階段，能冶煉鐵和其他有色金屬。黑人家裏有鐵制的箭矢、標槍頭、短刀、銅制的手鐲和其他金屬裝飾品。同時黑人對葡人也十分友善，於是達·伽馬稱這個地方為善良人之地。

接着，船隊於1月25日來到南緯18度的克利馬內河口。這裏的班圖黑人對來客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兩個頭戴絲織帽子的班圖族首領來到岸邊，帶着一些有皺紋的印花布送給船員。由此使達·伽馬相信，他愈來愈接近印度了。於是他又把這個河口稱做吉兆之河，並在岸上豎立了一根標柱。葡人在這裏停留了一個月之久，他們修理船隻，治療病員，當時已有不少人死於壞血症。

圖7 首次遠航印度的達·伽馬船隊



2月24日，船隊離開克利馬內河口向前航行。5天之後，抵達南緯15度的莫桑比克港。這是一個貿易港口，每年都有阿拉伯人來往其間，販運黑人奴隸、黃金、象牙和琥珀。這個港口的居民也是由阿拉伯人、班圖人以及兩者的混血種人組成，而且居民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達·伽馬通過當地的阿拉伯商人首領，僱傭了兩名引水員。阿拉伯人開頭對葡萄牙人很友好，可是後來當他們獲知葡萄牙人的來歷時，頓時態度來了180度大轉變，表現出了明顯的仇視和敵對，並拒絕供應淡水和食物。達·伽馬發現形勢不妙，就

用大炮轟擊阿拉伯人，搶奪了幾條船，獲得淡水和食物之後，於4月1日離開了這個港口。

船隊繼續向北航行。在莫桑比克港所發生的事件，使達·伽馬對僱傭的兩名引水員也產生了不信任感，他下令嚴刑鞭撻其中一人；同時又對俘獲的阿拉伯船主嚴刑拷問，希望獲得可靠的航行資料。一星期後，船隊抵達另一個阿拉伯人貿易港口蒙巴薩（在今肯尼亞南部），該城位於南緯4度左右。這裏的阿拉伯人首領是一個大奴隸販子，此人十分精明，清楚地意識到葡萄牙人是競爭對手，但他不露聲色，表面上仍友好地接待這些外來客人。第二天，當船隊駛進港灣時，船上被俘的阿拉伯人，包括那兩個莫桑比克引水員，突然縱身跳到靠近的阿拉伯人船上逃跑了。達·伽馬認為這是一起內外串通的預謀事件，當晚嚴刑拷問沒有逃掉的莫桑比克俘虜，逼令他們交待與蒙巴薩預謀串通的事實，但始終未能弄清事件真相。這一突發事件表明，蒙巴薩是一個危險地區，阿拉伯商人是他們的主要敵人。達·伽馬不敢久留，連忙率領船隊離去。船隊在向北面航行途中，又截擊了一艘阿拉伯船，俘獲18人。

圖8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1460-1524)



4月18日，船隊到達位於南緯3度的肯尼亞的另一個貿易港馬林迪停泊。這裏的貿易雖然也是在阿拉伯商人壟斷之下，但因為與相鄰的蒙巴薩存在尖銳矛盾，故對受到蒙巴薩排斥的葡萄牙人表示熱烈歡迎，想同達·伽馬結盟以反對共同的敵人。阿拉伯人首領親自到船上探訪葡萄牙人，並向達·伽馬推薦了忠實可靠的艾哈邁德·伊本·馬德內德擔任船隊領航員。馬德內德出生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曼²²，但另一說法稱馬德內德出生於印度古吉拉特。他是當時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同時也是一個學者。曾經編著了一部關於

航海的理論和實踐的巨著：《航海指南》。書中大量匯集了古代阿拉伯人航海的文獻資料，以及許多西印度洋航海指南的資料，此外還有他本人親身的航海經歷，等等。由此，馬德內德對印度洋航線的情況瞭如指掌。

4月24日，船隊由馬德內德的掌舵領航，朝着東北方向航行，這是他所熟識的比較平靜的航線，印度洋的季候風，順利地把他們吹送到彼岸。5月17日，印度海岸線遙遙在目。接着馬德內德掉轉船頭向南航行。三天以後，遠遠看見一個高聳的海角，位於北緯12度的卡利卡特到了。這時，馬德內德指着前面這個海港對達·伽馬說道：“這就是您所嚮往的國家。”5月20日下午，達·伽馬船隊在卡利卡特城的河對岸停泊。

達·伽馬船隊的到來驚動了卡利卡特的印度人統治者薩摩林。²³ 第二天整日都有當地官員前來參觀船隊，詢問葡萄牙人來自何方。他們對這些不速之客表示驚訝和歡迎。達·伽馬的一名船員在他的《航海日記》中，對這種情景做了生動的描繪：

“次日，這幾艘船聚在一起，船長(達·伽馬)把一名犯人送到卡利卡特岸上，跟隨他去的人把他交給兩名來自突尼斯的摩爾人，他們會講卡斯提爾(西班牙)語和熱那亞(意大利)語。他所聽到的第一句歡迎話是：‘老大爺，你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他們問他離家這麼遠，要找些甚麼。他回答說，我們是來尋找基督徒和香料的。他們說：‘卡斯提爾國王、法蘭西國王、威尼斯大公為甚麼不派人來呢？’他說，葡萄牙國王不許他們這樣做。摩爾人說，他做得對。談話以後，他們把他帶到自己的住所，給他麵包和蜂蜜。當他吃完這些東西重返船上時，有一名摩爾人回來。此人登上船就說了這些話：‘你們真幸運，真幸運！這裏的紅寶石、綠寶石多得很。你們真該大大感謝上帝把你們帶到有這些珍寶的國家來！’我們聽他說的話，大為驚奇，因為我們沒有想到在離葡萄牙這麼遙遠的地方，居然能聽到有人講我們的語言。”²⁴

當時卡利卡特城裏有許多阿拉伯商人，壟斷着當地的貿易。達·伽馬派人上岸與阿拉伯人周旋，企圖溝通貿易關係。但是阿拉伯商人不允許外人進入他們的勢力圈，因此他們在薩摩林面前告惡狀，大肆攻擊和詆諆葡萄牙人為海盜掠奪者，企圖使之無法在當地容身。而達·伽馬又不懂得向薩摩林送禮賄賂，交涉很不順利。當他親自把國王的信傳遞給薩摩林時，他和他的部下都被拘留了。次日葡人按照指令把一部分貨物卸到岸上，才得以獲釋。此後，薩摩林對於葡人

與阿拉伯人的爭奪持中立態度，既不協助也不阻撓葡人進行貿易。但是阿拉伯人以貨物質量低劣為由，拒絕購買葡人的貨物，而當地印度人普遍貧窮，出的價格較低，生意很不好做。當然也有一些阿拉伯人，對達·伽馬船隊表示真誠的歡迎，提供了有效的幫助，使達·伽馬賣出了他的貨物，換來了一些香料、肉桂和寶石。

圖9 1497-1498年達·伽馬發現東方新航路



兩個多月以後，達·伽馬準備回國。8月9日，他派人攜帶琥珀、珊瑚等禮物前去拜會薩摩林，通報返國消息，並請求薩摩林派人攜帶香料為禮物，跟隨船隊前往訪問葡萄牙。然而薩摩林對此建議不予理會，卻宣佈查封貨棧裏葡萄牙的貨物，禁止留在岸上的葡萄牙人返回船上，勒令達·伽馬必須交納600舍拉芬(1,800金盧布)的關稅，才將人貨放行。這一突然事件使達·伽馬陷入困境。但是恰好在這時候，有一些印度船隻靠近船隊附近停泊，懷着好奇心的市民常常上船參觀。達·伽馬熱情地接待了這些參觀者。當有一天獲知參觀者中有當地知名人士時，他便扣留了幾個人作為人質，要求薩摩林送回人貨交換人質。後來薩摩林被逼釋放葡人，但仍然扣留貨物。達·伽馬便也只放了部分人質，而將其餘的人帶回葡萄牙。在達·伽馬看來，這些人比貨物更為重要。

8月29日，達·伽馬船隊悄然離開卡利卡特回國。船隊從印度海岸向北行駛，沿着原來的航線返回，由於季候風尚未正式轉換，風力不大，且風向變化無常，船隊行進速度緩慢。9月20日到達北緯14度的安吉季夫島停泊。此時突然發現有兩條船朝着他們行駛過來，面對這兩條來船，一時間人們猶如驚弓之鳥，以為那一定是卡利卡特派出來跟蹤追擊的艦船，連忙下令開炮迎擊，並搶奪了其中一條船，得到了大量食物和一些武器。隨後葡人在島上停留了一段時間，整修

船隻，至10月初才起錨繼續返航。這時季候風尚未到來，船隊在阿拉伯海上繞道迂迴，走走停停，航行了3個月之久。到了1499年1月初，終於橫渡了印度洋，遠遠望見索馬里的摩加迪沙港口，但是達·伽馬不想在那裏靠岸，繼續向南航行，前往馬林迪。這次船隊同樣地受到當地官員熱烈歡迎，給船隊提供了新的給養，又應達·伽馬的請求，給葡王送去一份象牙禮品，達·伽馬在當地豎立了一根標柱。

船隊在馬林迪休整數日後，繼續向南行進。由於航行東方以來，船員病亡過半，活着的人也健康欠佳，一切情況表明，這時已經沒有足夠能力去駕駛和管理三艘船了。於是，當船隊航行到蒙巴薩海域時，達·伽馬當機立斷，命令燒毀聖拉斐爾號船。與此同時，那艘運輸船也早已無物可載，而且破爛不堪，這時也被拋棄了。這樣達·伽馬率領那兩艘船，於2月1日抵達莫桑比克港。3月20日，船隊繞過好望角。回國途中，達·伽馬的兄弟保羅·達·伽馬病重，最後死在亞速爾群島。

8月底，達·伽馬終於回到了里斯本。國王曼努埃爾興高采烈地歡迎勝利歸來的航海家，給予他們崇高的榮譽和巨額的獎賞。達·伽馬受封為印度海軍上將和維迪格拉伯爵。

四、東方新航路的歷史意義

達·伽馬就這樣以兩年時間和巨大的犧牲，完成了歷史性的航行，勝利地到達印度和東方。這個被稱為偉大的地理大發現的事件，是自殷里克王子以來，葡萄牙航海家歷時一百年的艱苦探索的最終成果。毫無疑問，達·伽馬在最後完成東方新航路的航行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勳。但就以這次航行本身而論，如果在此之前，沒有迪亞士航行好望角的經驗，沒有迪亞士的具體而微的指導，沒有迪亞士的部屬佩羅·德·阿倫克爾擔任總領航員，則達·伽馬不可能順利地繞過好望角。而在這以後，如果沒有阿拉伯航海家馬德內德的領航，達·伽馬也不可能順利地跨越印度洋到達東方。因此，我們在充分肯定達·伽馬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這並不完全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舉國上下通力合作的冒險事業，許多人共同奮鬥的成果。它好比是一項長距離的航海探險接力賽，前面有許多優秀航海家完成了其中一段航程，最後輪到達·伽馬發起衝刺、突破障礙，勝利地到達目的地。總之，在葡萄牙人長期航海探險事業中，湧現出一批

精通航海科學知識，堅持正確航線，善於組織國內人力物力，以保證航海事業勝利進行的傑出人物，如殷里克王子、若奧二世、卡奧、迪亞士、達·伽馬等人。他們組成葡萄牙航海家群體，為人類的航海探險事業作出了偉大貢獻。

東方新航路的發現，充分證明了葡萄牙探險路線的正確性。15世紀東方探險史上，存在着兩條航線的競爭。一條是西班牙人選擇，而由哥倫布實施的航線：從歐洲跨越大西洋向西航行到達印度；另一條是葡萄牙人選擇，而由達·伽馬等人實施的航線：沿非洲西部海岸南下，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葡萄牙人的探險事業，比哥倫布的探險更為現代化、更有革命意義。因為哥倫布所走的的航線，在古代，科學家便已根據“地圓說”的原理設計出來了。當時人們認為，地球是圓的，因此只要一直往西航行，就一定能到達東方。哥倫布只不過按照一個“已知的”方向，駛向“已知的”地方。當然他當時並不知道航程的長短，但他心裏很篤定，堅信只要一直往西航行，就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圖10 葡萄牙帆船使用航海儀器情景



與之相反，環繞非洲的航線，卻沒有前人的論證可循，而是葡萄牙人依據大膽的假設和傳聞進行探險。這條探險航線是向來被科學家否定的。例如古希臘大科學家托勒密，在他的名著《地理學指南》中，充分論證了“地圓說”原理，激勵着哥倫布這樣的大探險家大無畏地向西航行，認為可以到達亞洲，這無疑是正確的。可是與此同時，他又論證“繞道非洲東航，不可能到達印度和中國”。他斷言赤道以南的非洲，是一個“未知世界”，認為不可能設想東航之路可到達亞洲。因此，葡萄牙人的航線是對古代科學家的挑戰，是具有開拓性的新探索。並且他們最終以自

已的航海實踐證明了東航路線的正確。而哥倫布的航行，雖然意外地發現了新大陸，意義十分重大。但他終究未能到達本來的航行目標東方和印度，因此在兩條航線的競賽中，葡萄牙人是當之無愧的勝利者。

東航的成功開闢了新的貿易航路，東方再也不是那遙遠而神秘的國度了。緊隨葡萄牙人之後，歐洲其它國家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瑞典、丹麥等國接踵來到東方，尋找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其中多數國家以後逐漸在東方佔據殖民地，奴役和壓迫東方人

民。於是東方成爲歐洲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一些西方國家靠掠奪和剝削東方致富，發展爲資本主義先進工業國。

新航路的發現架起了東西方直接交往的橋樑，使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歐亞兩大洲擺脫了相互隔絕的狀態，推進了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交流。西化之風迅速吹送到東方來，在一些國家的沿海城市產生了一定影響，並逐漸推動了東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註釋：

- ¹ [美]查·愛·諾埃爾：《葡萄牙史》(中譯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7頁。
- ² [葡]J·H·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82-84、106、113頁。
- ³ 同上註。
- ⁴ 同上註。
- ⁵ 同上註。
- ⁶ [蘇]約·彼·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中譯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15頁。
- ⁷ 同上註：第122頁。
- ⁸ 同註2，第128頁。
- ⁹ 關於啓航時間，另一說是1484年，此據近年發現卡奧所立標柱予以更正。見註1，第93-94頁。
- ¹⁰ 同註1，第93-94頁。
- ¹¹ 葡萄牙王旗由五個盾形圖案組成，一個在中央，四個圍繞着它。
- ¹² 這根標柱於1893年被一艘德國船運走，現保存於柏林，另有一根複製品仍在原處。見[法]路易·約斯：《南非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33頁。
- ¹³ 埃塞俄比亞國王埃紮納於公元320年即位後，即在敘利亞天主教徒的影響下，宣佈全國改奉基督教。
- ¹⁴ 同註8，第142-143、146-147頁。
- ¹⁵ 授取“唐”的尊號，表示哥倫布已置身宮廷貴族之列。
- ¹⁶ 同註8，第142-143、146-147頁。
- ¹⁷ [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48頁。
- ¹⁸ 同註8，第160頁。
- ¹⁹ 1里格等於5.92公里。見註1，第106頁。
- ²⁰ 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三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第250頁。
- ²¹ 葡萄牙語中，納塔爾的意思是“聖誕節”。
- ²² 同註8，第227頁。
- ²³ 薩摩林原文爲Zamorin，意爲海上的主人，卡利卡特印度教的世襲執政者，亦是印度的土邦王公。
- ²⁴ [美]丹尼爾·丁·布爾斯廷：《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262-263頁。